130

译文 名著文库 · YIWEN CLASSICS · Lord Jim Joseph Conrad

[英] 康拉德 著

Joseph Conrad

蒲 隆 译

吉姆老爷

Lord Jim

上海译文出版社

译文 名著文库 YIWEN CLASSIC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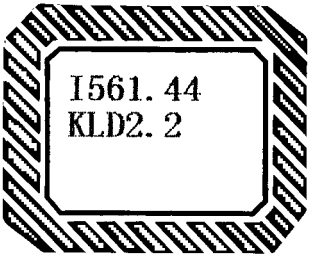
[英]康拉德 著

Joseph Conrad

蒲隆 译

吉姆老爷

Lord Jim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吉姆老爷/(英)康拉德(Conrad, J.)著；蒲隆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7
(译文 名著文库)
ISBN 978-7-5327-4539-5

Ⅰ.吉… Ⅱ.① 康…② 蒲… Ⅲ.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Ⅳ.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41686号

Joseph Conrad
LORD JIM

吉姆老爷 LORD JIM	Joseph Conrad 康拉德 著 蒲 隆 译	责任编辑 冯 涛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常熟市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25 插页2 字数246，000
2008年7月第1版 2008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4539-5/I·2569
定价：19.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 T：0512-52397878

译本序

一个波兰爱国志士的儿子，早年父母相继去世，二十二岁孤身来到英国时连一句英语也不会讲，取得英国国籍前在海上闯荡了十几年，后来成了举世闻名的小说家（作品达二十二卷之多，其中长篇小说十三部，短篇小说二十八篇，回忆录两卷）。英文写作风格独树一帜，但一口英语始终讲得不很纯正，让人听起来很费劲，以至于有一次他不得不谢绝美国人要他去讲学的邀请。这就是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小说家约瑟夫·康拉德（1857—1924）。

康拉德于一八五七年生于俄国统治下的波兰，其父是一位波兰诗人兼戏剧家，一八三六年在反俄独立运动中被捕，当时康拉德只有五岁。父亲流放时，母亲带着他随同前往，两年后母亲不幸去世。一八六八年康拉德的父亲流放归来，但因健康已经崩溃，也于一年后辞世。成为孤儿的康拉德长到十七岁时，不顾亲友的反对，毅然决然去海上谋生。一八七四——一八七八年间曾辗转于法国商船。一八七八年后来到英国继续在商船上供职，一直干到一八九四年才因健康原因放弃了海上生涯，转而写起小说来。在随后的二十年里，他的生活非常贫困，他竭力想作为一名作家而出人头地，但成效并不显著。他的代表作之一《吉姆老爷》刚出版时（1900），销量还不到两千册，直到一九一四年《机会》出版，他才算得到了广泛的承认。

做了近二十年水手的康拉德对大海情有独钟，他总是以大海及海上生活作为他的小说创作的背景和题材。《吉姆老爷》就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一部作品，它讲的是这样一个故事：出生在英国一个乡村牧师家庭的吉姆自幼喜欢浪漫的海洋文学作品，想去海上闯荡，建立一番“英雄”业绩。他的父亲为了成全儿子的心愿做了相应的安排，让他得偿所愿。但是一开始他的事业并无什么“英雄”性质可言。他的脚被桅杆压伤只好滞留在一个东方港口。伤愈后，他去了当地一条破商轮——“帕特那号”上做大副。在一次远航中，满载着八百名前去拜谒圣地的香客的“帕特那号”被海底异物撞破了船舱而面临沉没的危险。船上的几位白人船员在船长的带领下争相逃命，跳进一只救生艇。吉姆原对他们的行径极为蔑视，所以不愿与之为伍。然而到了关键时刻，“一股突然的冲动”使他纵身一跳，也跳进了救生艇。万幸却又不幸的是，“帕特那号”最终并没有沉没，一艘法国炮舰把它拖进了港口，因此吉姆等人因为自顾逃命，置八百名乘客的性命于不顾，严重违反了水手的纪律和职业道德而受到法庭的审问。船长见势不好，逃之夭夭，手下的两名轮机长也住进了医院。良心发现的吉姆痛感跳船带来的耻辱，决心不再脱逃，便独自出庭受审，最后被取消了航海资格。在开庭期间旁听的某船船长马洛是个富有同情心、观察力非常敏锐的人。他发现吉姆与其他三个弃船逃命的人气质迥异，认定吉姆是“我们当中的一员”，所以除了安慰他、鼓励他讲清跳船真相外，还为他的生活做了安排。生性敏感的吉姆生怕别人知道他跳船的污点，不停地更换工作地点，先后当过推销商，照看过碾米房，当过水上伙计，并在曼谷船舶租赁柚木公司工作过。最后在马洛和斯坦的安排下躲进与文明隔绝的土著人居住区帕图桑。在那里，吉姆以一个优秀水手的智慧、勇敢和正直赢得了信任，还有爱情，似乎一度恢复了他原有的自信与自尊。然而好景不长，亡命的海盗布朗流窜到帕图桑，原本打算抢些食物以飨饥肠，后来见了帕图桑的宁静与安详，不禁起了觊觎之心，妄想在帕图桑占山为王。此时吉姆又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毫无戒备地放走了心怀叵测的布朗。布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对吉姆恩将仇报，打死许多土著人，包括吉姆的好友，布吉斯人首领多拉敏的儿子华利士大英。吉姆决定为自己的错误负责，他毫无畏惧地迎着多拉敏的枪口，最终饮弹而亡。

这是一个十分有趣但并不复杂的故事。不过康拉德并没有按上面的故事从吉姆的童年按部就班地写到他的死亡为止，而是把这部四十五章的小说分成三个部分并分别采用不同的叙事手法来进行叙述。第一章至第四章以第三人称叙述；从第五章起，康拉德引出马洛作为故事叙述者，在饭后给一些人讲吉姆的故事；从第三十六章至全书结束则是马洛写给一个“特权人物”（一个听过他前一部分故事的人）的信件。在用第三人称叙述的前四章，康拉德就打破了时间顺序，从中间切入，先是描写吉姆当水上伙计时的音容笑貌和与众不同的表现。指出他是个有名（吉姆）无姓的人，并说“他那样隐姓埋名，尽管漏洞多得像筛子，但并不是为了隐瞒一种身份，而是为了遮掩一件事实”。接着简要地勾画了一下他逃避那件事实的行迹：他朝着升起的太阳循序渐退，最后进了原始森林，在当地马来人中赢得了“吉姆老爷”的称号。然后才开始讲他的出身、教养以及在“帕特那号”上的那段经历。这样的叙事手法不仅激发了读者的好奇心，使读者产生了想搞个水落石出的强烈愿望，而且给吉姆的浪漫气质提供了依据。这一部分提到的商船船员教练船上的两起小事故表明他的英雄梦想已经受挫，而激起吉姆无限遐想的平静安宁的夜航被意外事故打乱，则是与吉姆日后在帕图桑志得意满时的飞来横祸起前后照应的作用。这一部分的叙述人在判断吉姆时语气坚定，严厉。接着故事从第四章开始一下子跳到了法庭的审问，这样就跟从第五章开始的马洛对吉姆的长期探询接上了轨。于是从第五章开始，马洛把故事接过来，改用第一人称，口气也为之一变，变成了一种百思不得其解的探询的口气。叙事人马洛只是断断续续地见到过吉姆，又陆陆续续地搜集到很多有关吉姆的间接评述，他按照两个原则来展开吉姆的故事：一、他获得信息的先后顺序；二、他对吉姆的评价的改变的顺序。所以按照时间顺序马洛的故事是一团乱麻，可是它却把读者引进马

洛不断增长的兴趣、迷惑以及对吉姆的人生意义的探索中去。马洛的头一个故事讲到他在帕图桑和吉姆最后一次见面的结束便戛然而止。故事至此也可以告一段落，因为其时吉姆已达到了他所追求的巅峰。然而一出戏达到高潮后，应当有个收场，于是康拉德把收场换成另外一种形式。从第三十六章开始，故事叙述人马洛把其余的故事用书信的形式写给一个“特权人物”，亦即对他的故事很感兴趣的一个听众，此人具有当时在白人中盛行的帝国主义态度。他的信写到他后来去斯坦家所得知的有关吉姆的最后情况以及八个月后从垂死的布朗嘴里听到的对吉姆的印象。

全书从总体结构上讲，这三大部分可以说是从序曲发展到高潮以及最后的尾声，严丝合缝，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而康拉德利用观察敏锐、思想深刻、态度多疑又善于营造诗情画意的马洛船长作为故事叙述人，在叙事手法上别开生面，使读者与主人公吉姆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便对吉姆的心态和行为观察得更客观，理解得更全面，玩味得更深入。为了创造这种距离，康拉德还利用了多种其他的手法。一是故事的事件由一个叙述人转述给另一个叙述人，或几经辗转，再由最后一个叙述人转述给读者，这样一来，由于插入了一个或多个视角，读者与事件距离更远。二是注重讲故事时的情景。在特定的情景下，故事叙述人对着虚构的听众讲话，或给虚构的收信人写信，而这些听众或收信人特殊的情绪和性格使他们充当了读者所接受的信息的过滤器。三是时间的间隔。本书中很多事件都是马洛或别人在故事发生了很久以后才进行追述的，这也有助于让读者产生距离感。

当然，康拉德打乱时间顺序，从多角度、多层次展开叙述，把一个并不复杂的故事讲得如此扑朔迷离，并不是为了故弄玄虚，卖弄一种与众不同的写作手法。严格地说，吉姆的性格似乎比他的经历还要单纯。那么康拉德究竟为什么要这样把简单的东西复杂化呢?

书中的关键人物马洛旁听了法庭对吉姆的审讯后，曾说，“它的目的不是这起事件的根本原因，而是浮浅的现象，”还说，“你不能指望

任命的官方人士去查问一个人的灵魂的情况。”所以很显然康拉德是想让马洛去追究“根本原因”，去查问“灵魂的情况”，于是全书就成了对灵魂的翻来覆去的讯问。它所关注的远远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事件在人的意识中的反映，在不同的人身上产生的思想上感情上的反响。所以复杂的不是故事，也不是吉姆，而是人们对事件以及吉姆的看法。

比如陪同法官审讯的海事顾问布赖尔利船长，对吉姆跳船受审一事，表现出来的是对吉姆的厌倦和鄙夷，他曾对马洛说，像吉姆这样的人，应该“让他往地下爬二十英尺，就呆在那儿算了！”但未表现出来的恐怕却是吉姆的受审严重地伤害了他的白人种族的优越感和他从事的行业的自尊心。所以他一方面愿意出一部分钱让马洛把吉姆打发走，另一方面他在内心深处进行了一番自我审问，以致过了不久他便无缘无故地自杀了。布赖尔利的自杀是个谜，在马洛以及他手下的琼斯大副看来，他一帆风顺，高傲自得，荣誉地位应有尽有，没有任何跳海自杀的理由。虽然书中未做任何交代，甚至连自杀原因的暗示都没有，但是如果深入探讨一番，我们可以推知，布赖尔利和吉姆一样是个极其看重荣誉的人。他从吉姆的身上看到了人性的脆弱和世事的无常，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出现闪失从而前功尽弃，所以他以自杀来保全自己已有的荣誉。为了搭救“帕特那号”而在该船一连呆了三十个小时的法国海军少尉虽然对吉姆持一种宽容态度：“说归说……但到头来，大家彼此彼此——不见得谁比谁聪明——谁比谁勇敢。”但他自己却无法想像一旦失去个人荣誉生活还会是什么样子。与吉姆富有浪漫色彩的英雄主义相比，他才是真正的英雄。马洛是这样描述他的，时间“只给了几件可怜的赠品：一头灰白的头发，晒黑的脸上沉重的倦容，两块伤疤，一对发暗的肩章；他是那种稳定可靠的人，是伟大声名的原始材料，他属于不可胜数的生命，他们默默无闻地埋在丰功伟绩的基石下面”。同样是在海上闯荡的切斯特却对吉姆失去安身立命的航海证书有自己独特的看法：“想不通？……大惊小怪什么呀？不就是一块驴皮嘛，那东西从来没有造就过人才呢。”而船具商埃格斯特伦因为对吉姆的工作极其满意，当

知道了吉姆就是“帕特那号”的大副时，他的反应也是：“谁在乎那个？……我给他讲这个世界小得容不下他跳腾嘛。”可见同样的一件事，在不同的人的眼中，就会产生不同的，甚至于截然相反的效果。其实在现实生活里，反复多变的永远都是人及人的心态，所以康拉德显然是想通过吉姆跳船这块反射镜，来捕捉并且刻画众生百相千奇百怪的心理世界，从而展现生活本来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正如吉姆的经历能在不同的人身上引起不同的反响，人们对吉姆本身的看法与评价也是形形色色，各不相同的。马洛的一个“愤世嫉俗、已过中年的单身汉，以性情乖僻出名，拥有一个碾米坊”的朋友是这样描绘吉姆的：“首先，他保持了这一气候区的清新。如果他是个姑娘，人们就会说他是朵开放的鲜花——羞答答地开放——像一朵紫罗兰，不像这些俗艳的热带花卉，……他身上还沾着朝露。”卑鄙胆小的无赖科内利乌斯虽然恨这个“毛孩子”取代了他这个老仆人，“偷走了”斯坦留给他的好处，却也承认吉姆“说话算数”。吉姆的妻子珏儿对他忠诚得情愿用自己的脑袋做他的脚凳，可是她连他的睡眠都信不过，她想知道马洛和吉姆都记得的一些事情，因为他们“都常常回想它”，她问那“是不是一个手势，一个呼唤”！等到吉姆不顾她的劝阻送了命时，她认为吉姆是“铁石心肠，翻脸不认人”，“虚伪”，“没有真情，没有同情心”。亡命徒布朗对吉姆的看法则是“我瞟了他一眼，立即就看出是个多大的傻瓜了”。并说他是“壳里空，冒牌货”，“他身上没有那种能够结果我的杀气”，他一方面指望吉姆能和他“像兄弟一样合作”，另一方面又承认吉姆“不是可以用讨好的办法制服的那种人”。具有哲学家气质的商人及蝴蝶标本采集者斯坦可算是一语道破，他把吉姆概括为“罗曼蒂克”。而一直跟踪研究吉姆的马洛虽然自认为注定把吉姆搞不明白，但他的看法却是耐人寻味的：“他这个人非常细，非常细——所以非常不幸。性情粗一点的人就不会承受这种压力；他就会不了了之——叹口气，哼一声，甚至哈哈一笑，更粗一点的人干脆麻木不仁，也就毫无趣味可言了。”

由于不同的人对吉姆有不同的看法，尤其是书中的一些见证人——一些次要叙述人对一些问题争论不休，各人按自己的道德标准塑造着吉姆不同的形象，结果吉姆这个人物就显得不太明确，不太集中，很多地方杂乱而矛盾，他的行为与心态也总是在半明半暗之中，无法用逻辑推理来加以解释。但这样反而揭示了人性的神秘，给整个作品赋予了一种哲学深度。

然而，尽管对吉姆的看法各不相同，有些甚至相互矛盾，但读者从诸多评述中不难判断：吉姆绝不是反面角色，甚至也不是“中间人物”，而是一个正面形象。用马洛的话说，“他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正派人，不同于“帕特那号”船长和它的两名轮机长，不同于切斯特，不同于科内利乌斯，也不同于布朗之流。他珍惜荣誉，跟那些败类的无耻背叛行为形成强烈的对照。当然，他也不是那种“高大全”式的英雄，他既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他就和“我们”每一个人一样有自身弱点，在需要显示英雄气概的时候却让本能的胆怯拉下了水。但他立即就感到悔恨，甚至想游回即将沉没的船上去看看。他被人搭救上来后，决不像船长那样撒谎。面临审讯这样丢面子的事情，他也没有再次脱逃，他认为“我能跳，但不能跑”。吊销航海证书后，他干哪一行都是恪尽职守的，甚至在帕图桑，他用智慧和勇敢赢得当地人的信任与崇拜，最后以死来表明心迹，为的也是问心无愧。总的来说，吉姆的弱点是他太单纯，太浪漫了。“他每时每刻都在往那个具有浪漫业绩的虚构世界里钻”。他第一次失误的根子也在这里，他年纪轻轻，没有多少经验就当上了大副。尽管他对“帕特那号”船长之流有着本能的厌恶，他还是上了他们的贼船。“帕特那号”是一艘早该进拆卸厂的破船，但吉姆不仅对此毫无认识，反而陶醉在夜晚平静的大海的遐想里。后来他为了有人提及“帕特那号”事件，不惜屡屡丢掉工作，有的甚至是一笔可以继承的财富。用马洛的话说，他“把每天吃的面包扔掉，为的是腾出手来跟一个幽灵搏斗”。在帕图桑他放走布朗，就主观而言，他并没有错。单纯浪漫的吉姆怎么会一眼识破布朗的险恶呢？况

且他从自己的经历得出结论，认为“人们有时做坏事，不见得就比别人坏多少”。一个一直需要别人宽恕的人如何能够不宽恕别人呢？可以说，他的浪漫尽管是他的弱点，并且导致了他灭亡，还是值得人们佩服，同情。在这个世界上，有强烈的荣誉感，又有自觉的悔罪意识，并且最后能够舍生取义的人毕竟是为数不多的。所以吉姆这个人物能成为世界文学史上一个不朽的形象，是与他本身具有的道德意义分不开的。

更值得一提的是，吉姆的性格与气质使他始终处于一种极端的孤独当中。一个从事航海的人必须背井离乡，终年漂泊，产生孤独感应该是在所难免。但对于一个单纯浪漫、憧憬理想境界的青年人来说，吉姆的孤独更加深切，更加不可言传，因为他根本融不进任何一个现实复杂的世界。在“帕特那号”船上，吉姆跟船长等人自然在思想上格格不入，对于八百名去朝圣的香客他虽然不像船长那样恶声咒骂，但也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跳进救生艇后，他并未与船长之流产生同舟共济的感情，而是始终把自己放在对立面的位置。由于一时的冲动，他飞身一跳，等于退出了一个世界，他只好把痛苦与秘密深藏在心里，除了马洛之外，他不愿也没有给任何人讲起他自己的过去，包括对自己的朋友和妻子。甚至连父亲的信都不愿再回，也许是想让家人当他已经死了。他自己说：“没有回路了，好像我跳进一口井里，跳进一个没有底的窟窿里。”所以说，假如和法国少尉那样真正的英雄相比，人们会觉得吉姆的英雄梦想虚幻而不切合实际，然而和地道的小人在一起，吉姆自己又会自视清高，没有认同感。即便是在帕图桑，吉姆因为是除科内利乌斯之外的唯一的白人，种族的不同，文化背景的差异，再加上他特殊的经历，也使他在土著人当中卓然独立。虽然帕图桑让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但他的孤独依然无以排遣，他的内心世界依然无人能懂。就像马洛所说的那样：“仿佛孤独是生存的一个严酷而绝对的条件”，一生饱尝孤独滋味的康拉德在《吉姆老爷》这部作品中，对孤独的反映不仅体现在主人公吉姆身上，而且也体现在布赖尔利船长、琼斯大副、碾米坊主人、商人斯坦、多拉敏夫妇、珏儿等一系列次要人物身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上，就连“帕特那号”船长、切斯特、科内利乌斯、布朗等一些险恶粗俗的反面人物也难免遭受孤独之苦。《吉姆老爷》中所描写的茫茫的大海，众多的人种，不同的语言，千差万别的行业，形形色色的性格，都使得这种孤独显得更加突出。

文学是语言艺术。康拉德把一个简单的故事讲得如此错综复杂，支离破碎，但在一些不只是为了满足好奇心的有思想又有良好的记忆力的读者看来，却一点都不沉闷。要做到这一点，如果没有他独到的文字驾驭能力是根本不行的。故事叙述人马洛在讲故事时，一位听众说：“你也太细了，马洛。”马洛低声说：“谁呀？我吗？不！他（吉姆）才细呢。我尽量想把这个故事讲好，可还是失去了许多细微色彩——它们太微妙了，没有色彩的，语言太难表现。”然而康拉德还是用细微的笔触描绘分析了人的心理状态，《吉姆老爷》因此被看成是一部心理小说。实际上，康拉德的语言里色彩是极其丰富的。我们不妨来看一下马洛是如何描绘他跟吉姆最后一次分别的情景的：

“他从头到脚一身白，跟他背后的黑夜的堡垒，跟他脚下的大海，跟他身边的机会连在一起，一直依稀可辨——依然蒙着面纱。你们怎么说呢？那是不是蒙着面纱呢？我不知道对我来说，那处在海岸和大海的寂静中的白色的身影好像是站在一个无边的谜的心里。暮色很快从他头顶的天空消退，那一溜沙滩已经沉没在他的脚下，他本人看上去像个孩子般大小——然后只剩下一个点子，白花花的一丁点儿，似乎把一片暗下来的世界剩余的光线全聚在它身上……然后，突然间，我看不见他了……”

这是一幅写生，不仅黑白分明，而且表现出光与影的细微变化。这也是一幅写意，极富象征和暗示，表现了吉姆的神秘——“依然蒙着面纱”；说明了吉姆的单纯，——“像个孩子”；反映出做人的光明磊落和遗世独立，——“似乎把一片暗下来的世界剩余的光线全聚在它身上”；同时又预示着吉姆的灭亡，——“突然间，我看不见他了”。在平静的语气中给人以深刻的悲哀孤独的情调，真是情景交融！康拉德这

种独特的语言魅力，再加上全书中许多场景与活动都是在夜晚进行的，无疑加深了作品的阴暗基调，从而反映了康拉德悲观的世界观。

起初，人们对康拉德小说的真正价值认识不足。对当时许多人来说，他写的只不过是些富有异国情调的海上冒险故事而已。人们对他用讲故事的形式来展开故事情节的手法很不以为然，认为这种古老的文学表现形式不仅过时而且拖沓冗长，大大地损害了故事本身的真实性与可信度。有人在批评康拉德的故事时说："一个人不可能那样子一个劲儿地讲，别人也不可能用那么长的时间去听。"对此，一九一七年《吉姆老爷》在美国再版时，康拉德本人曾在作者附言中看似轻描淡写，实则意味深长地反驳说："至于听众的耐心，必须接受这样一个先决条件：故事十分有趣。"的确，康拉德在古老的形式中，融入了深刻的道德寓意，细腻的心理描写，独特的叙事手法和具有诗情画意的语言，在并不复杂的情节中包含着对人性的矛盾，道德的冲突等多方面的探索。他的故事不仅有趣，而且当传统小说中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不再成为时尚的时候，他的小说因为语言、结构，以及叙事手法的新颖独特而越来越受到人们的看重。随着时间的推移，康拉德的声望越来越高，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弗·雷·里维斯(F. R. Leavis)在其《伟大的传统》一书中，把康拉德列为英国文学史上五位主要的作家之一，他认为"在康拉德之后，没有哪位用英语写作的小说家的作品值得一读"。康拉德的小说《吉姆老爷》也被视为英国小说史上的一座丰碑，影响到后世一系列大小作家，其中美国的索尔·贝娄对他的仰慕表现得尤其突出。

1999 年 3 月 19 日

一旦别人愿意相信我的信念，
它无疑就会无限增强。

诺瓦利斯

献 给

G. F. W. 霍普伉俪

至纫多年之高谊

作者按语

这部小说最初印行成书时，到处流传着这样一种观点，说我这是跑野马。有些评论家一口咬定，说本来写的是一个短篇故事，结果作者收拾不住局面。还有一两位发现了事实的内在证据，这似乎使他们十分开心。他们指出了这种叙事的手法的局限性。他们振振有词地说一个人不可能那样子一个劲儿地讲，别人也不可能用那么长的时间去听。他们说，这是难以置信的。

经过十六年左右的反复思考，对于这一点我仍然未敢苟同。众所周知，无论在热带还是在温带人们往往坐到深更半夜“串换故事”。而这只不过是一个故事而已，只是屡屡打断，好让人松一口气；至于听众的耐心，必须接受这样一个先决条件：故事十分有趣。这就是不可或缺的初步假定。假如我连故事有趣这一点都信不过，那我就压根儿不会动笔去写了。至于有没有这种实际可能，我们都知道，议会里有些演说一讲就接近六个小时，而不止三个钟头；而本书马洛叙述的那一部分，我倒认为不到三个小时就可以朗读完毕。再说——尽管我把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统统摈弃在故事之外——但我们不妨假定那一夜准是有些茶点，比方说一杯矿泉水之类，给讲故事的人一点垫补。

不过说正经的，事实上，我的初衷倒是要写一个短篇，只讲讲朝圣船的情况；不讲别的。那倒是一个合理的构想。然而写了几页之后，不

知是怎么回事，我感到不甚满意，便把这几页稿子搁置了一段时间。后来，已故的威廉·布莱克伍德先生建议我给他的杂志再写点什么，我才把它从抽屉里找了出来。

那时候我才发现朝圣船的情节倒是一个很好的开头，可以铺叙成一个自由散漫的故事；而且这也是一起事件，不难想像可以渲染一个单纯、敏感的人物身上的全部“生存情趣”。然而，这一切初步的情绪和思想波动当时还相当模糊，就是事隔多年之后，也未见得更加清晰。

我搁置起来的那几页稿子在主题的选择上并不是没有分量的。然而整个故事还是字斟句酌地重写了一遍。当我坐下来着手写作时，我知道它将是部长书，不过我并未预见到它将铺展开来，能在“杂志”上连载十三期之多。

时不时有人问我这是不是我写的一部最称心的书。无论在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方面，甚至在一名作家跟自己作品微妙关系方面，我都对偏爱深恶痛绝。从原则上讲，我不愿意有所偏爱；然而如果有人对我的《吉姆老爷》投以青睐，我也不至于伤心气恼。我也不至于会说“我真不明白……”绝对不会！不过有一回我真被搞得又为难又惊讶。

我的一位朋友从意大利归来，他曾跟那里的一位女士进行过交谈，原来她并不喜欢这本书。当然我对此深感遗憾。但使我感到惊讶的倒是她不喜欢的理由。“你知道，”她说，“全是一些病态的东西。”

这种说法倒给我提供了一点资料，让我苦苦思索了一个小时。最后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就算题材本身对于妇女的正常情感来说相当陌生，这位女士也不可能是意大利人。我心里纳闷她到底还算不算个欧洲人？无论如何，在别人痛切地意识到名誉扫地时，拉丁人的气质是从中看不出任何病态的东西的。那种意识也许是错误的，也许是正确的，或者有矫揉造作之嫌；或许我的吉姆并不是一个寻常见惯的典型。可是我完全可以向读者保证他不是冷酷反常的思维的产物。他也不是北方迷雾中的一个人物。一个晴朗的早晨，在一个东方港外锚地，我看见他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